

书人书话

允艺允史 以文以学

——《明道画集》序

刘杰

聊斋闲品

奢侈品

陈鲁民

2016年年底,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出的最新世界10大奢侈品为:1.生命的觉醒和开悟,2.一颗自由喜悦充满爱的心,3.走遍天下的气魄,4.回归自然,5.安稳平和的睡眠,6.享受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

物以稀为贵。所谓奢侈品,即独特、稀缺、珍奇的东西。如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大千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而珍稀的东西,都有自己的奢侈品,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就因为衡量标准不一,内容也就大相径庭。

战国时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主动献给宋国国相子罕。子罕坚辞不受:“我把不贪财作为珍宝,你把玉作为珍宝,如果宝玉给了你,我们都会丧失了珍宝,还不如各人持有自己的珍宝。”也就是说,在献玉者眼里,举世罕见的宝玉是奢侈品;而在子罕眼里,高尚的品格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东汉初年,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年轻貌美,富甲一方,新寡后想嫁给大臣宋弘,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刘秀召见宋弘,让公主在屏风后观听。刘秀对宋弘说:“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宋弘一听,知道是什么意思,答道:“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意即对贫穷卑贱的朋友不可忘,共患难的妻子不可抛弃。潜台词是,你觉得貌美如花的湖阳公主是奢侈品,我认为鸡皮鹤发的老婆是奢侈品,咱们还是各珍其宝吧。光武帝听后,无奈地回过头向屏风后的湖阳公主说:“事不谐矣。”

今天也是如此,有人把路易·威登、香奈尔、范思哲当成奢侈品,也有人把著书立说、科技创新、建功立业当成奢侈品;有人把奔驰、宝马当成奢侈品,甚至于不惜“坐在宝马车里哭”;也有人把纯洁无暇的爱情当成奢侈品,心甘情愿地“坐在自行车上哭”;有人把钻戒、珠宝当成奢侈品,也有人把名节、操守当成奢侈品;有人把飞机游艇当成奢侈品,也有人内心富足当成奢侈品……历史证明,那些品德高尚、思想富足者,要比腰缠万贯、穿金戴玉者,生命力更持久,影响力更深远。

时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与进口国,出国的人也大都喜欢购买奢侈品。法国、意大利那些著名奢侈品商店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多是咱黄皮肤的乡里乡亲。这一方面说明咱们确实富了,腰包鼓了,是好事情。但另一方面,咱们也要反思一下,生活富裕一定要和精神富足结合起来。否则,拎着名包,穿着名牌服装,戴着珍贵首饰,但却内心空虚,精神萎靡,开着名车,住着豪宅,但却终日茫然恍惚,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非真正的幸福。

古往今来,有人以不贪为奢侈品,有人以糟糠为奢侈品,有人以内心富足为奢侈品,皆意境不俗,蕴含深意,可为楷模,足资借鉴。

孙明道先生的画集将要出版,嘱我写序。我与他是多年的朋友,也乐意在这里向各位推荐他以及他的艺术。

明道在大学时期开始学习中国画,至今已有27年。他从事中国古代绘画史和绘画理论的研究工作,并以此获得博士学位。他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志副编,是位受人关注的年轻学者。他是明代绘画研究方面的专家,承担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相关课题的研究任务。

上世纪90年代,我与明道因为工作认识。他那时是省内著名的文化记者和美术编辑,他的新闻报道、文化随笔、美术评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到北京学习、工作,我们也一直保持联系。明道是河南美术界的好朋友,他在河南期间采写的美术新闻,撰写的美术评论,为河南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主持的美术半月刊,在挖掘河南近现代美术史资料,发现被遗忘的河南美术家,宣传当代河南美术成绩,普及美术知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7年我被任命为省美协秘书长,开始主持省美协工作时,还邀请他参与了河南省美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在河南工作期间,明道是省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和省书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我一直希望他能在推动河南省美术理论研究和美术评论工作方面发挥作用。如今他离开了河南,我仍然希望他能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南的美术事业。

在我印象中,明道是个纯粹的文人,为人正直,办事认真,有理想,有时还有点犟。和他交往多年,我并不知道他在画画,直到本世纪初的一天,他拿几张画让我看。他那时的绘画技法不够熟练,但感觉特别好,味道很正。后来省美协与新蜀园合作办展览,我就邀请他参加。他一共参加了两次,他的山水和花鸟让我耳目一新。我再次见到他的作品,是他到北京学习、工作之

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画上都题有小诗。我对文学没有太多研究,但他的诗歌确实能打动我。我到这里就抄录几首供大家赏鉴:

西北有丘山,一去二十年。昨日晒被服,犹藏旧云烟。

长松依幽壑,一岁两彷徨。山翁晨来报消息,屋后开满小桃花。

一夜东风到天涯,披我草庐三重覆。山翁晨来报消息,屋后开满小桃花。

明道不愿做诗人,常说:“画兴而诗亡。”为唐突而作诗。”他自称写诗不过是想和诗人开玩笑,并不当真。他曾经画过一幅《观叶图》,上面就题有一首“唐突”诗,今天读来,仍有趣味:

秋坐南园里,低眉向石阶。路翁问看吟,答曰梧桐叶。

我不知道那时明道是否也当真画画,但从那些横涂竖抹、笔法任性的画作能够看出,他是在借助笔墨来寄托诗思的。他画一现代小人儿,坐在山顶远眺,题写:

心逐浮云去,怀古一何冷。在另外一幅冷峻的山水上,他又题写:

每至崔嵬处,古今同一冷。

这些“冷”字、“古”字,可以看出他的怀抱。明道的画,尤其其中那种飘逸的诗思和文人况味,是现在很多专业画家所欠缺的。因此,在新蜀园举办的那两个展览中,他的画自然引起议论,也让我记忆犹新。

我后来很少见到明道的画作。虽然我们一起外出写生过几次,但他很少拿出他的绘画作品。我再次见到他的作品,是他到北京学习、工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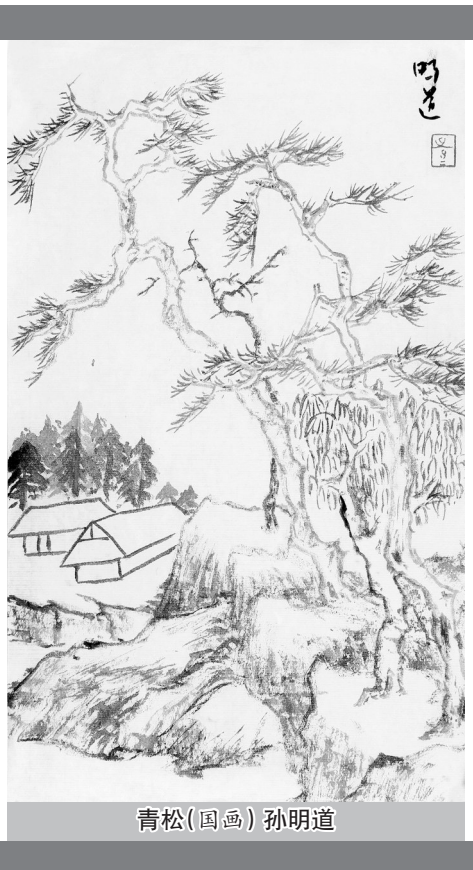
后的事了。2009年明道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学博士学位,离开河南之前,他专程来向我辞行。明道一直游走于文学与美术之间,现在他终于选择了美术,我知道我以前对他的督促多余了,他此生不会再离开美术了。果然,我此后每次去北京出差与他见面,他总会拿出一卷子画请我看。他的画路很广,有人物,有山水,风格与过去迥异,看得出他准备在绘画上下大功夫了。

作为中国古代绘画史方面的专家,明道的视野开阔,师法对象很多。他不畏大名,也不避小名家,善于从小名头或一般作品入手,汲取改造。他的绘画史研究和绘画学习都以晚明为中心,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受益。

每次见明道,他的绘画面貌都在改变。他说他现在的画都是练习,不担心画坏,所以画得轻松随意。他的绘画作品,变化丰富,这是许多功成名就的画家所缺少的。他的画篇幅不大,气势不小,用笔不温不火,画面布局讲究、认真,以线为主,淡墨为辅,清新雅致,诗意盎然。画如其人,明道的画得益于他孜孜以求、以文以学的涵养。

明道为人很低调,他离开河南快十年了,河南的许多朋友并不知道他在画画,画了那么多画,而且画得那么纯粹。作为明道的朋友,我邀请他回河南办个小型展览,一是让关心他的家乡朋友对他增加了了解,二是借此搭建一个平台,好让他与过去的朋友见面,聊聊天,相互交流交流。这无论对明道本人,还是对他在河南的众多朋友,乃至对河南美术事业,都有所裨益。

《明道画集》所收录的作品,都是这次展览中将要展出的。我希望这部画集和这个展览,成为一个很好的艺术交流的平台,更希望它们成为明道艺术的新起点。



青松(国画)孙明道

知味

盐之用

张富国

公元744年夏季,被“赐金放还”的李白满怀惆怅地离开长安,浮黄河东行,来到宋州(商丘)的梁园,奋笔疾书《梁园吟》。

执着的功业追求,促使李白弹精竭虑走进兴庆宫,供奉翰林。在玄宗麾下作文字工作。不想“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原本炽烈的抱负,在奸佞暴风雨般的谗言中,被冲淋得踪迹皆无。“路远西归安可得”,李白的这一声慨叹,沁满了抑郁悲苦。他登高楼,饮美酒,遣忧愁,放胸怀。吴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真学夷齐事高洁。”莫非他在这盐中悟到了什么,走出了纠结?

玉盘鲜梅,吴盐似雪。唐朝,人们食水果,像杨梅、橙子之类,多喜佐以吴盐,据说是为了渍去果酸。一盐调百味,这一点,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在复合性调味中,盐起着决定性作用。酸甜味中加入盐,就会酸甜适口,甜而不腻。“若作和羹,乐惟盐梅”,李白深知,此时酒席上的盐盘,可是盐梅之寄的画外音,堪有大用!雪白的吴盐,与水交融,刹那即无影无踪。可是,新鲜的杨梅,一浸入盐水,里面的虫子就逃了出来。此时的李白,若有所悟:人生不如意,也要尽欢,死倔脾气的夷齐呀,不食周粟,你以为你高洁呀?!我呢,皇上赐金放还,拿着金子买酒喝!这些,恰被后世的名南来女词人朱淑真看在眼里,她深知李白心思,“待出和羹金鼎手,为把玉盐飘撒!”

持盐把酒,茅塞顿开。喝酒配吴盐,是一种恶俗?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位在墨西哥工作十年的友人告诉我,饮用龙舌兰酒,左手捏片柠檬片,手掌虎口处抹一点盐粒,舌尖舔一下盐,喝下一小杯龙舌兰酒,再咬一口柠檬,一气呵成,十分拉风!据说,龙舌兰心发酵时会产生腥味和毒素,这盐,可以除菌去腥。古人以果酿酒,全无蒸馏、过滤手段,以盐佐酒,应该去毒去腥。“盘中水晶盐,碧酒葡萄秋”,宋人毛滂饮用绿酒“葡萄秋”时佐盐,应该是异曲同工吧!此时的李白,舔一下盐,呷一口酒,咬一颗杨梅,盐、梅、酒三味和味后的清爽,满满的信心油然而生:且歌且舞,归隐山林,哪儿有过不去的坎儿?客到留醉,盘中惟盐。盐,终究成了唐诗中的允物。“舟楫功须著,盐梅望匪疏”,唐玄宗李隆基的盐梅之渴,难道仅仅是一种噱头?盐,默默地把自己消融到人们的幸福中,一点点形迹也不留。此时的李白,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和使命感所浸染。“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晶盐”,他要把幸福和使命紧紧联在一起,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梁园,月光虚照,院墙颓败,青山暮暮,豪奢不在,只有古木参天,飘挂流云。李白终于明白:狂放孕育了痛苦,怀疑孽生了颓唐,执着在高中燃烧的那团火,焚尽无奈,炼出正直。“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只有像盐那样,才能成就功业与待人接物的完美之道!

新书架

《李彦宏:专注成就百度人生》

郭宏文

他外表儒雅,内心坚忍;他并非搜索领域的先驱,但十余年专注搜索,已是全球中文搜索第一人;他在纳斯达克创造了中国神话,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高居第一……他就是百度的掌门人李彦宏。

人生存在诸多让人妥协、分心乃至屈从的事,应学会舍弃不必要的迂回和避让,遵从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并为此竭尽全力。李彦宏称,只有为自己最喜欢并擅长的而奋斗,创业之路才不会枯燥乏味,人生才有可能走向成功。这是一个需要梦想的时代。

一个北大文科高才生,却费尽心力、千里迢迢跑去美国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在计算机博士学位唾手可得的情况下,毅然终止学业,投身社会开始工作;本可以在美国过上优渥的中产阶级生活,却抛开一切,只身回到中国创业;在公司蒸蒸日上、稳坐国内搜索引擎第一把交椅之后,推倒一切,孤注一掷地推进O2O战略转型计划……

翻开本书,看李彦宏如何通过兴趣的推动、技术的引导,颠覆既有的的人生轨迹,创造出生命的另一种色彩。

没得救了。几天之后,那个病人死了在抢救室。

那件事对我震撼很大。老郑长叹一口气,说:“虽然不是我的话送了他的命,但我无意间说的一句话,确实严重打击了病人活下去的信心。自那之后,我在病人面前说的每一句话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不留神,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让病人产生误解的话。”

老郑感慨地说,医生还真不能随便说话,在病人面前,你的话,尤其是你看起来仿佛是不经意间说的话,对病人来说,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我跟你讲,身体最重要,不要舍不得,想吃就吃,想玩就玩。因为你是一个健康人,这句话没什么毛病,但如果你是病人,你就会想,是不是我的病治不好了,连医生都放弃了?

我问老郑,那不是在病人面前,医生都会把病情说得轻一点,以增强病人的信心?老郑摇摇头,这得看情况。一般的病人,特别是得了所谓的不治之症的病人,病情说得轻一点,轻描淡写一点,会增强他的信心。但也有的病人,虽然病情不重,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并不顾惜,不把治疗当回事,对医嘱完全不当回事,你就得把病情和后果说得重一点,吓唬他,以引起他的警惕。

恍然大悟,一个医生的话,那是一个医者的善心和智慧,是帮助我们战胜疾病和恐惧的另一味良药。

人生讲义

医生的话

孙道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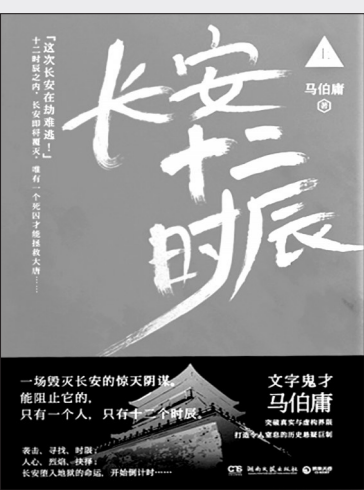
的治疗方案。但他说的话,亲戚和家属似乎更愿意相信,他们要的就是他的一句话。

医生的话,特别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医生的话,对病人来说,有时候比药物还管用。有一次回乡,与老郑聊起这个话题,对此老郑也深有感触。

老郑说起他大学毕业不久时的一件事。一次,病房里住进了一个危重病人,主任领着一帮医生去查房。病人是个年轻人,老郑轻声嘀咕了一句:“哎,这么年轻!”语气里带着惋惜和心痛。主任瞪了他一眼。查完房,主任把他单独喊到了办公室,责备他,你怎么能当着病人的面,说出那种话?老郑一脸无辜,我也没说什么啊,我只是有点惋惜,那么年轻的一个人,竟然得了那么重的病。主任说,你可知道吗,你是个医生,你当着病人的面,说这样一句话,简直就是宣判他死刑。

刚开始,老郑并不以为然,认为主任是小题大做。没想到,病人此后一直不肯配合治疗,认为自己反正是

连载



“这些家伙很紧张。”老史暗自做出了判断,提起笔来,打算在过所上批上一个“未”字——意思是这个商人身份存疑,得由西市署丞做进一步勘验。可笔未落下,却被一只大手给拦住了。老史抬头一看,发现一个浓眉宽脸汉子,正在冲他微笑。“崔六郎?”

第一章

巳正

无数黑驹在远处来回驰骋。远处长河之上,一轮浑圆的血色落日;孤城城中,狼烟正直刺向昏黄的天空。天宝三载,元月十四日,巳正。长安,长安县,西市。

春寒料峭,阳光灿然。此时的长安城上空万里无云,今日应该是个好天气。随着一阵嘎吱声,西市的两扇厚重坊门被缓缓推开,一面开明尊旗高高悬在门楣正中。外面的大街上早已聚集了十几支骆驼队。他们一看到旗子伸出,立刻喧腾起来。伙计们用牛皮小鞞把卧在地上的一头头骆驼赶起来,点数货箱,呼唤同伴,异国口音的叫嚷声此起彼伏。

这是最后一批在上元节前抵达长安的胡商队。他们从遥远的拂林、波斯等地出发,日夜兼程,就为了能赶上这个长安最重要的节日。要知道,从今晚开始,上元灯会要持续足足三夜,大唐的达官贵人们花起钱来,可是毫不手软。

西市署的署吏们一手持簿,一手持笔,站在西市西入口的两侧,面无表情地一个一个查验通关文牒和货物。今天日子特殊,西市比平时提前半个时辰开启。这些署吏都想赶快完成工作,回家过节去,查验速度不觉快了几分。

一位老史飞快地为一队波斯商做完登记,然后对排在后面的男人招手。一个穿双翻领栗色短袍的胡商走过来,把过所双手呈上。

老史接过去看了一眼,顿时愣住了。这份过所本身无懈可击。申请者叫作曹破延,粟特人,来自康国。这次来到长安一共带了十五个伴当,十五峰骆驼和一匹公马,携带的货物是三十条羊毛毡毯和杂色皮货,一路关津都有守官的勘过查押。

问题不在过所,而在货物。老史做这一行已有二十年,见过的商队和货物太多了,早练就一双犀利如鹞鹰的眼睛。十六个人,却只运来这么点货物,均摊下来成本得多高?何况长安已是开春,毡毯行情走低。这些货

就算全出手,只怕连往返的开销都盖不住——万里长路上,哪有这么蠢的商人?

老史不由得皱起眉头,仔细打量眼前这位胡商。曹破延大约三十岁,高鼻深目,瘦削的下颌留着一圈硬邦邦的络腮黑胡,像是一把硬鬃毛刷。如果算上他头戴的白尖毡帽,整个人得有七尺多高。

老史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曹破延一一回答。他的唐话很生硬,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词,脸上一直冷冷的没有笑容,完全不像个商人。老史注意到,这家伙在答话时右手总是不自觉地去摸腰间。这是握惯武器的动作,可惜现在他的腰带上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小铜钩。

出于安全考虑,所有商人的随身利器在进城时就被城门监收缴了,要出城时才会交回。曹破延没有带任何武器,普通货色。十五个伴当都是胡人,紧腿裤,尖头鞋,年纪都与曹破延相仿。他们各自牵着一峰骆驼,默不作声,但肩膀都微微紧绷着。

充满警惕,如同一只未熬熟的猛鹰。周遭马嘶鸣,车轮辘辘,过往行旅都在匆匆赶路,没人留意这支小小的商队。

两人走到十字街正中。崔六郎停下脚步:“接下来咱们去哪儿?是寻个旅舍还是阁下有挂旗的店家?”曹破延从怀中拿出一张折好的纸,递给他。崔六郎订好了,来,往这边走。”他伸直手臂,略带夸张地朝右边一指,抬腿前行,其他人紧随其后。

曹破延并不知道,他和崔六郎的这一番小动作,被不远处望楼上的武侯尽收眼底。

望楼是一栋木制黑漆高亭,高逾八丈,矗立在西市的最中间,在其上可以俯瞰整个市场的动静。楼上有所武侯,这些人经过精心挑选,眼力敏锐,市里什么动静都瞒不过他们。

崔六郎、曹破延从入市开始,就一直被望楼严密地监视着。看到崔六郎的手势,一名武侯直起身子,拿起一面纯色黑旗,朝东方挥动三次,并重覆了三次。